

# 體現文學的疆界

## ——當文學遇上博物館

根據博物館蒐藏品性質，一般將博物館劃分為五大類型：綜合博物館、自然歷史與自然科學博物館、科學與工藝博物館、歷史博物館、藝術博物館。假設文學博物館的主要蒐藏品是文學作品及其相關物件，那麼文學館與圖書館的差異是什麼呢？文學館為何、又如何可以成為博物館呢？文學博物館如何在博物館體系中取得其自成一格的獨特地位？要回答前述問題，線索隱涵在藝術與歷史博物館的發展脈絡之中。

### 創作與美學的博物館

藝術類型的博物館強調展示其蒐藏品所蘊含的「美學價值 (aesthetic value)」。這個範疇中的博物館，蒐藏品涵概繪畫、雕塑、裝飾藝術、實用藝術、工業藝術、古物、民俗、原始藝術等層面，甚至包括電影、戲劇和音樂等的「現代藝術」。藝術博物館的主要關懷在於「讓物品本身成為與參觀者之間一種無須借助於其他媒體的溝通手段」。藝術博物館在決定是否接受某項館藏時，主要的考量是「美學的價值」。

藝術品的展示關心的是「無阻礙的呈現作品」、藉以「傳達一個視覺訊息」，其他的學科則傾向於採取說教式 (didactic) 的陳列方法。某些藝術博物館引入其他的視覺與表演藝術 (音樂、影片、錄影帶、或劇場) 以增進或加強詮釋。而藝術家進駐計劃，有助於推廣藝術與藝術欣賞。

為了呈現特定的藝術器物，某一時期配置家具的代表性房舍，可以發展成一座博物館，藉以維護鄉間房舍與其他作為某種用途的不動產。對於傳統脈絡的重視，刺激在原址上展示其時代環境的設計內容之要求。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(Kremlin) 的修復，特別是有精巧牆壁與圖像的大皇宮和教堂，替這種途徑提供範例。

### 過往事物與記憶的博物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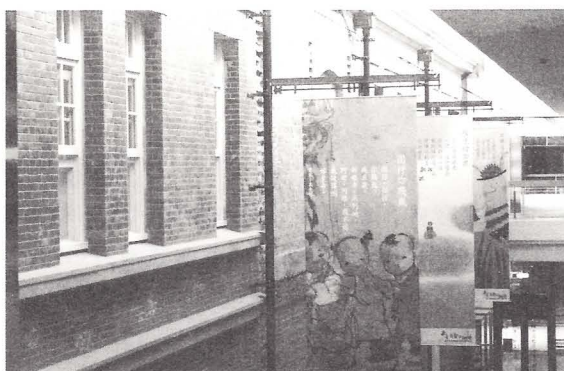
歷史類型的博物館從「歷史觀點 (historical perspective)」來展示其收藏品，其呈現方式主要按「編年次序」替重要歷史事件提供文獻資料。包括在考古遺址、歷史名勝或戰場上修建的博物館，以及個人紀念館等等，都屬於這一類型的博物館。

事實上，「歷史博物館」一詞常被廣泛的使用在多樣化的各種博物館之上，在這些博物館中累聚了大量的收藏品，而且大部份的歷史博物館中都呈現出一個「年代學的透視」。

處理歷史的某一個特殊面相的博物館可能設立在屬於國家、省郡、或地方層級；但一般而言，通史博物館較少出現



在國家博物館層級。其他的國家歷史博物館，可能發現於一些新建立的國家中；在這些地方的國家歷史博物館，不但提昇國家意識，也提供一個歷史觀點。



由於歷史博物館可能包括考古學的材料，也包含了「古董博物館」與「考古學博物館」。另一種特殊形式的歷史博物館則是以「民族誌的觀點 (ethnographic viewpoint)」來收藏並展示各種資料。這種類型的博物館，強調的重點是「文化」而非「年代」。非洲和大洋洲新民族國家，民族誌博物館協助建構族群意識；設立於首都者則成爲一種「異民族文化」博物館，這些首都在殖民顛峰期是遙遠、未知世界的「民族之窗」。

歷史博物館的範疇中也存在著許多「文化史博物館」，關懷「維護城市與鄉村的傳統」。隨著技術的進步、文化遺產的消逝，這類博物館的數量快速成長。這種博物館包括兩種型態：「傳統生活博物館」與「戶外博物館」。某些歷史博物館目前已捲入紀錄當代生活的各種物質面相，並選擇性的收藏各種器物。

## 探索生命與書寫的可能性

有些博物館的設立目的在於「紀念事件」，或以「肖像館」的形式出現，其收藏與展示的照片，考慮的是實際人物形象的溝通。人物的繪畫與相片、地點和事件，經常成爲組構博物館的重要的元素。

個別的歷史房舍（如舊臺南州廳）之所以被保存與維護爲博物館（國家臺灣文學館），或由於是「某一個特定時期的典型」，或因其「相關性」，例如：四川成都的「杜甫草堂」與莫斯科的 Leo Tolstoy 博物館等「紀念博物館」。事實上，杜甫草堂與 Leo Tolstoy 博物館都可視爲「文學博物館」。此外，莎士比亞的出生地的博物館、與後人在倫敦的「重現」的「圓形劇場」，倫敦的「福爾摩斯博物館」，以及創造 Matilda 與 James and Giant Peach 的兒童文學作家 Roald Dahl 博物館，分別代表文學博物館的幾種類型。

文學博物館探索人的創造力之美學的、歷史的、文化的關聯性。博物館以不同時空的作家爲對象，蒐藏與作家及其作品相關的物件和文獻，通過具想像力的詮釋與溝通途徑，與社會大眾漫遊於生命與思想書寫之境。

